

塞上文艺名家系列  
癸巳冬  
杨继国

杨继国 著

# 朔方文札



宁夏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杨继国（1952— ），回族，宁夏吴忠人。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历任宁夏党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宁夏文联副主席、党组书记兼主席，宁夏文史研究馆党组书记兼馆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等。现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参事、宁夏文史研究馆名誉馆员、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出版《回族文学与回族文化》《回族文学创作论》《杨继国评论集》等专著、《行走集》《高原行迹》《六盘山社火》《探秘三江源》《走进西海固》等散文摄影集。主编《中国回族文学通史》，合著合编专著作品集十多部。作品荣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骏马奖”，首届、第九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奖，第三届全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宁夏第八届文艺作品评奖特别奖、一等奖，宁夏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评奖著作类一等奖等。

# 朔方文札

杨继国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朔方文札 / 杨继国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8.8

(塞上文艺名家书系 / 杨梓主编)

ISBN 978-7-227-06948-5

I. ①朔… II. ①杨… III. ①文艺评论—中国—当代—文集②民间文化—文化研究—宁夏—文集 IV. ①I2067-53  
②G127.4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09226 号

塞上文艺名家书系

朔方文札

杨梓 主编

杨继国 著

责任编辑 杨敏媛

责任校对 陈晶

封面设计 黄河浪

责任印制 肖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rmcbs@126.com](mailto:nxrmcbs@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505210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0708

开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张 7 字数 22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6948-5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塞上文艺名家系列

癸巳冬  
邦彦平



# 序：长河潺流两山间

郑歌平

宁夏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回汉各族群众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六盘山与贺兰山之间的大地上，黄河从古到今潺潺流过，黄河文化、回族文化、西夏文化、红色文化等相互碰撞、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塞上大地呈现出思想艺术俱佳、风格独特多样、雄浑典雅并存的文学艺术景象。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宁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宁夏文学艺术也伴随着自治区的发展而繁荣，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一大批有朝气、有才华、有创意的优秀文艺人才，以讴歌时代、讴歌人民、凝聚力量、鼓舞人心为己任，辛勤实践，努力耕耘。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深情讴歌了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历程，生动描写了宁夏各族人民生活，充分展示了生活中源远流长的真善美的情愫，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宁夏人民奋斗拼搏的心灵图景。宁夏文学艺术已经成为对外宣传宁夏的一个明亮窗口，一张引人关注的精彩名片。

在文学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历尽人生磨难的张贤亮，以其饱经沧桑之后的慷慨悲歌重归文坛，他的中短篇小说三次荣获全国优秀小说奖，并被搬上银屏。同时，一批中青年作家佳作迭出，共同推动着宁夏文学的发展。90年代，宁夏设立了繁荣宁夏长篇作品创作的“金骆驼丛书”，活跃了长篇作品的创作和出版。进入新世纪，宁夏文学由一棵“绿化树”到“三棵树”“新三棵树”，再到郁郁葱葱的“文学林”，宁夏青年作家群集体亮相全国文坛，纷纷摘得鲁迅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文学期刊奖等，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各种全国选刊选本等，宁夏文学创造了继张贤亮之后的第二次辉煌。

在艺术方面，各文艺家协会按照“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总要求，认真履行联络、协调、服务的基本职能，以“出人才、出作品”为中心，大力举办各种展览、演出、出版、评奖、研讨、交流、采风等活动，积极参与国家级梅花奖、金钟奖、荷花奖、兰亭奖、金像奖、牡丹奖、山花奖等奖项评比，频频获奖。不仅为宁夏艺术事业赢得了荣誉，也为宁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为了对宁夏前辈作家、诗人文学创作成就的回顾、总结和肯定，对宁夏文联前任领导的敬重、缅怀和回忆，2006年10月，由宁夏文联编辑的《石天剧作选》《李震杰诗文

选》，以“霜叶红丛书”的形式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得到了宁夏文学艺术界的肯定和好评。

为秉承文联传统，服务文艺名家，汇集优秀作品，树立学习典范，弘扬“爱国、为民、崇德、尚艺”的文艺界核心价值观，为建设开放宁夏、富裕宁夏、和谐宁夏、美丽宁夏增光添彩，宁夏文联决定启动“塞上文艺名家书系”工程，为宁夏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国家级会员、德高望重且成就突出的文艺家，为宁夏文艺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各个门类的领军人物，编辑出版代表性、经典性、权威性的作品选集。2014年5月，“塞上文艺名家书系”工程第一辑《肖川诗选》《冯剑华文选》由阳光出版社出版；2015年9月，第二辑《路展童话选》《吴淮生诗文选》《张贤亮诗词选》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2016年9月，第三辑《曾杏绯国画选》《高嵩文艺评论选》《马知遥文画选》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宁夏文艺界产生了普遍的赞誉。这次编辑出版《宁夏摄影名家作品选》《朔方文札》《荆竹文艺论评选》，必将为宁夏文艺的繁荣产生积极的影响。

“塞上文艺名家书系”工程由宁夏文学艺术院负责实施。期望文学艺术院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和“三贴近”原则，发挥“培扶人才，编研作品”的职能，以流芳百世为目标，选取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作品，做好资料搜集、编辑校对、设计印刷等各项工作，使书系工程成为宁夏文艺界的一个响亮品牌，成为外界了解宁夏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窗口，成为宁夏文艺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个具体看点。

是为序。

2017年2月15日于银川

# 目 录

- 001 序:长河潺流两山间
- 001 试论文学民族化的实质
- 006 论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视角
- 013 试论鲁迅的文艺民族化思想
- 022 试论神话的族属问题
- 029 试论民间歌谣中“羊”的形象
- 034 民间文学思想价值的再认识  
——谈民间文学与精神文明
- 041 宁夏民俗文化的发展
- 048 宁夏的口头文学遗产
- 056 西北的贡品文化
- 068 少数民族影视文学的民俗表现
- 073 随感四题  
    激情与桥  
    “琢玉”与“琢文”  
    从贾政论山谈起  
    小说:想象中的现实
- 080 序跋十五题  
    《宁夏摄影艺术论丛》序:瞬间的永恒  
    《回族舞蹈艺术论集》序:迎接回族舞蹈艺术的春天  
    《石天戏剧集》序:俯首甘为孺子牛  
    《李震杰诗选》序:春蚕到死丝方尽  
    《胡介文先生书法艺术集》跋:永远的纪念  
    《金骆驼丛书》序:为文学开辟一条绿色通道  
    《宁夏青年作家作品精选》序:攀登新高峰,创造新辉煌  
    《宁夏青年作家中短篇小说精选》序:喜看新树已成林  
    《智者宽容》序:惟智者能宽容

《灵性山河》序：新的崛起

《驼路》序：回商精神的生动表现

《骨骼深处的拔节之声》序：回族文学理论的新收获

《20世纪回族文学价值研究》序：循历史之迹，寄民族之情

《中华传统仪礼》序：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力作

《王焕民王焕新将军书法作品集》序：将军风采岂止在疆场

098 访谈二题

《中国回族文学通史》主编访谈：全面呈现回族文学的成就和风貌

文艺家访谈：手捧硕果报桑梓

## 试论文学民族化的实质

文学要民族化，这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美学命题。所谓民族化，主要是指民族文学的发展过程和应达到的标准与归宿。近年来，这个问题已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文学民族化的实质是什么？也就是说，它的内在规定性是什么？这在民族文学的创作实践上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文学民族化的实质是什么？我认为，这就是真实、深刻地反映民族的社会生活。这是由民族文学的基本属性和创作条件所决定的。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文学民族化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固然与人们的精神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直接间接地受到一定民族思维形态、文化传统的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讲，它也是对于审美对象，即客观物质生活的一种能动的反映，它的内容和特征，归根结底取决于审美对象的存在与发展，取决于社会存在的一定发展阶段和水平。任何一种审美理想，都只能从其产生的社会条件得到说明。因为，文学民族化的审美理想，也主要是来源于审美对象本身，即来源于各民族历史地形成的社会生活。这种社会生活，作为现实美，是美的客观存在形态，是艺术美的真正源泉。正是在这种悠久深厚的生活基础上，形成了各个民族不同的风格。所以，我们讲文学的民族化，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任何作家、理论家的主观臆造，而是由客观存在着的民族社会生活内容所决定的。各个民族的社会生活内容不同、地理环境不同，由此产生的风俗习惯、历史文化传统不同，他们的文学就必然带有各个民族的鲜明色彩。如，我国古代有两首著名的诗歌：“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忆江南》）“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两者描写的都是自然景色，千百年来久诵不衰，永载史册，但它们各自的艺术风格不同，给人的审美感受不同。为什么呢？是迥然不同的民族生活内容和环境造成了这种差异。这也证明了，审美感受的特点归根到底是审美对象特点的反映，客观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人们感觉和表现的多样性。我国各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璀璨，标奇斗艳，各呈异彩。这不正是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风俗各异、生活多姿的产物和结果吗？

当然，现实美不等于艺术美。那种把艺术形象仅仅归结为客观因素，把艺术形象混同于艺术对象，即混同于现实生活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样只会导致自然主义。我们强调文学的民族特色源于民族的社会生活，并不否认艺术家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艺术生产，

是最富创造性的一种精神劳动。不可想象，抹杀了艺术家个人的独创性和主观因素，会产生出脍炙人口、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好作品来。但是，如果过分夸大艺术家在艺术创作活动中的主观因素，则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因为，艺术创作只能是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统一的产物。事实上，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艺术家固然可以凭借想象的翅膀在艺术王国里自己飞翔。但是，翅膀的飞腾需要空气的托升。想象，不能不受艺术对象的客观规定性制约，受生活真实性制约。也就是说，他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必须反映艺术对象的客观真实性，与对象的内在逻辑和基本特征保持一致。实际上，凡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不论如何富于想象和幻想，都是以生活实践为依据，受生活实践的客观规定性制约的，绝不是艺术家脱离生活、主观臆想的产物。艺术构思从本质上来讲，乃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是在艺术家头脑中反映、再现客观现实的一种形象的思维活动。在这种思维活动中，艺术家总是以对现实生活的感性材料的感受作为创造形象的基础和起点，并且在艺术形象的全部创造过程中始终不脱离这个基础。例如，回族作家王世兴的诗歌《雪白的羊毛九道弯》：

无边的草滩像绿毡，  
朶羊羔，  
好像是珍珠（啦）一般。  
阿哥手提羊毛剪，  
和众人，  
展开了丰收的激战。

从中可以看出，由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以民族的劳动生活和生活环境的特点为基础，以对民族生活具体图景的感受为起点，因而写得清新隽永，意境深远，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与地方特点。再如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刁羊”、《五朵金花》中的“三月街”，这些富于民族色彩的动人画面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些无不是现实本身就存在的丰富、完整的感性形态。这种现实生活所具有的富于个性的感性形态，经过艺术提炼，呈现于我们面前，就使人们得到了一种特殊的富于民族色彩的美的享受。因此可以说，一个具体艺术形象孕育和诞生的过程，也就是作为主体的艺术家对作为客体的艺术对象认识、表现的过程，即从生活向艺术，从现实美向艺术美不断推移、转化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民族生活条件的客观制约性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别林斯基所指出的：“既然艺术，就其内容而言，是民族的历史生活的表现，那么，这种生活对艺术自必有巨大的影响，它之于艺术有如燃油之于灯中的火，或者，更进一步，有如土壤之于它所培养的植物。”

所以，那种片面夸大艺术家的主观作用，把艺术形象仅仅归结为主观因素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以这种美学思想去指导文艺创造，那就必然脱离生活本身的内在逻辑，随心所欲地凭空编造艺术形象，而产生艺术的虚假。虚假是文艺的大敌。我们许多作者，尽管抱着为少数民族群众服务的热忱，但其作品却不受人民群众的欢迎，有的甚至激起了他们反感，原因即在于此。电影《六盘山》的失败便是一例。这部作品的主题立意虽

是好的，在“民族色彩”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但是，许多方面却违背了生活的真实。比如伊斯兰教是禁酒的，影片中竟出现了回族宗教人士围桌而饮的场面。回族是没有殉葬的，连日常生活用品都不放入墓内，影片中却出现了回族人士以活人殉葬的情节。这样奇则奇矣，但“酌奇而失真”，产生了相反的艺术效果。

固然，就叙事性文学作品来说，塑造民族的典型性格，是民族文学的一项重要任务，一部具体文学作品中的民族性格成功与否，也确实集中反映着这部作品的民族风格。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认为文学民族化的实质在于民族典型性格的塑造，原因大概即在于此。然而，这只能说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现象。因为它并不能回答民族性格的所谓“民族性”是怎样来的，怎样才能使人物性格具有民族性的问题。

我们并不否认，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下，一个民族的性格、心理、审美趣味存在着某些共同性的东西。也不否认，相对而言，各个民族在思想、心理、个性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诚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法人善于机锋，俄人善于讽刺，英美人善于幽默。”然而，这种相同与不同又是怎样形成的呢？也就是说，一定民族的性格特征是怎样形成的呢？构成民族间性格差别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呢？

一定民族的性格特征是怎样形成的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深刻指出：“人们的性格是由环境所造成的。”“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这个“环境”，主要指的是在每个历史时代基本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政治环境，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的方式。环境创造人，也就是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在客观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创造自己的历史的。人的丰富个性的形成只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同样，民族是历史地形成的，她在人们社会生活的一定阶段上产生。把一个民族跟另一个民族区别开来的民族性格和心理特点，也同样是历史地形成的，是在每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被确定下来的。所以，文学艺术中所反映的典型人物的民族的性格特征，不是超越时空，天然具有的，也不是秘密地预先注定的，而是在民族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在社会生活条件的制约和周围自然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是民族社会生活的结晶。同时它们本身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马克思在论述希腊史诗时，把史诗所描绘的古代希腊民族形象地比喻为“正常的儿童”，指出这种性格是由产生它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与“未成熟的社会条件”造成的，应用的就是这个方法。

既然民族性格是民族社会生活的产物，那么它就不能不受民族生活客观性的制约。从文学上来说典型性格则是作家、艺术家从一定民族的生活环境中加以选择、提炼、集中、概括的产物。它是生活本质的映象，而且是生活的产物。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它是民族“生活条件的反映”，是民族作家“从周围环境得来的印象的结晶”。因此，在民族的文学创作中，对民族生活的深入感受和准确把握是民族典型形象塑造成功与否的关键。只有民族的社会生活，才能赋予典型人物以富于民族色彩的深刻内涵与意蕴，才能使民族典型人物具有内在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性格特征。

例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两个主人公的“狂”，在其外在的表现形式上是基本一致的，在纯性格、气质特征上没有多少不同之处。但鲁迅笔下的“狂人”，是在我国特有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典型环境中形成的。而果戈理笔下的“狂人”，则植根于俄国的农奴制社会。由于两个典型所赖以产生的社会环境、所反映的

社会生活内容各不相同，他们便具有了质的区别，显示出来的是两种鲜明的民族性格，这两部作品便具有截然不同的民族特色。

有些同志或是只注意了少数民族人物外在特征的量的普遍性，而不着重把握这些人由生活所制约的必然本质及内在的规律性，即质的规定性；或是脱离民族生活的实际内容，把抽象的、自然意义上的“类”的概念同历史和社会意义上的典型概念混淆起来，片面地追求那种所谓绝对纯粹的“特征”。因而，凡论及我国各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性格时，总是那么几个空泛的术语，如“剽悍”“粗犷”“憨厚”之类，并认为这是民族性格的“核心”，民族心理素质的“精髓”。长期以来，这些概念似乎成了一种惯用词汇，不管是论及哪个民族，翻过来覆过去总是那么几个概念。这显然是一种不科学的做法。毫无疑问，这些词只能说是某一类性格的概念，并不能反映一个民族的共同性格特征。因为这是许多民族共有的，决不是某一民族所独有的。况且，即使在一个民族内部，人们的性格也是千差万别，决不会都是一个类型的。所以，我们如果忽视了民族性格受民族生活制约的客观规律，脱离生活，为特点而寻找特点，一味在所谓“独特”的纯气质特征上下功夫，不但达不到预期目的，反而会走上形式主义的道路，出现类型化、简单化的弊病。

至于那种脱离民族生活条件和历史发展过程，仅在文学内部探求民族特点的渊源，片面追求那些脱离民族生活的特征，或是简单地把民族特点的形成归结为民族传统文化传统的重复、一般形式特征的演化和继续的观点，更是错误的。不可否认，形式问题是艺术美学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文学的民族特点，往往直接表现在它所独有的艺术形式上，然而，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其中，内容占据着指导的地位，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映内容，为内容服务，请看下面两首诗歌：

震动山峰的，  
是黑马的四只蹄子。  
动人心意的，  
是韩密香的两只眼睛。

米筛筛米米在心，  
嘱咐连哥定真心；  
莫学米筛千只眼，  
要学芭蕉一条心。

同样的情歌，前者是蒙古族的，后者是瑶族的，语言、风格各异，比兴方式不同，鲜明地反映了民族艺术形式受民族内容制约的特点。我国各民族色彩斑斓的生活本身便蕴藏着并为我们提供了文学民族化所必需的无比丰富的形式和特征（有些尽管还处在原始的状态），只要我们认真撷取和挖掘，是不会辜负生活的厚赠的。

当然，我们讲文学民族化的实质是真实地、深刻地反映民族的社会生活，并不是说民族形式、民族性格、民族心理这些东西不重要，不必要，而是要端正它们与生活之间

的关系，以便从一个正确的立场、角度去发掘它们、表现它们。目前，一些理论上的模糊认识，往往阻碍着我们的创作。如斯大林讲过：“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只属于它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本质上的特点、特殊性。”可是，我们有的同志却把它理解得很狭窄，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离开民族生活的实际，过分要求那种所谓只属于自己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征。这样作茧自缚，便使文学的民族特点变得玄而又玄，很难捉摸，使人如坠五里雾中，反而把握不到真正的特点了。

冲决了人为的形式主义的樊篱，掌握了文学民族化的实质，我们就可以看到，民族文学的创作天地是何等的广阔！在这个广阔的原野上，开放着多少色彩绚丽、芳香醉人的民族文学之花啊！各民族色彩斑斓的生活形态本身使蕴涵了无比丰富，无比生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足以使我们某些艺术作品相形见绌的东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要你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民族的社会生活，就必然地带有民族的特点。

#### 参考文献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
- ②《中国回族文学作品选·现代诗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0年。
- ③《文艺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上册，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年。
- ④《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
- ⑥《马克思与世界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
- ⑦《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
- ⑧《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 ⑨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

[原载《宁夏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

## 论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视角

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我们曾经有过许多不同的美学审视角度和表现重点。有从风土人情的角度，有从民族情感的角度，有从民族意识（或所谓的“民族眼睛”）的角度，有从民族性格的角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些论点确实都是文学民族化的必要条件。但若将它们彼此孤立起来，各自强调过分，也有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导致褊狭和失误。所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需要一个更恰当、更科学，据此可以窥见更广阔天地的审美视角。它应该是——文化角度。

文化角度，就是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认识、表现民族生活、民族心态。其实，这乃是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客观存在。目前，国外的“文化学”是一个十分热门的科学，国内文学界也兴起了一股“文化热”的潮流。但是，我们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却认为这仅仅是“寻根派”作家们的事，他们在理论上淡漠，在创作上依然故我，使自己的作品停留在封闭、凝滞的状态，这不能不影响我们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实绩。



少数民族文学以文化作为自己的审美视角和表现重点，首先，是可以深入地把握民族的个性特征，从而更有利于民族风格的形成。

作为一定民族的文化，是一定民族社会实践的产物。一个民族共同的物质生活条件、生活方式，必然形成共同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意识，并且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民族的发展，潜入人们的心灵深处，积淀为具有某种共同性的思想观念和心理结构，从而形成这个民族独有的精神传统和遗传基因，成为民族心理的最深层的部分。因此，文化是区别各个民族的标志。一个民族的特征，从文化的角度来表现，有时比用地域、种族、政治的角度来表现意义更加重大。对于那些从表面上看来“特征”不甚显著的民族尤其如此。如关于回族，按照斯大林提出的关于民族的定义，回民族似乎是不完全具备的：在居住上非常分散，聚居地区不大，聚居人口不占多数；在经济生活上与所在地汉族及其他民族结为一体；长期使用汉语汉文，从这些方面来看可说是很少具有自己的特征的。但是，从“文化”角度来看，她又确实与众不同，与其他民族构成了鲜明的区别和对照。如从回族群众的风俗、宗教、信仰中，从他们待人处世、待人接物的方式和习惯中，从他们对待家庭、朋友、客人的态度中，我们都能感觉到一种特殊的传统文化的存在，并由此强烈地感知到这个民族独有个性化的存在。所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从文化角度出发，可以更好地认识、把握民族的历史传统和个性特征，使自己的作品更集中、

更鲜明、更深沉地反映出少数民族人民的独特精神风貌来，从而为民族风格与地方色彩的形成创造最基本的条件。

其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从文化角度出发，可以使其具有更大的蕴涵、容量和更纵深的历史感。

我们讲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从文化角度入手，并非是为了猎奇一些生活的表面现象，而恰恰是为了潜入生活的底流，捕捉住少数民族生活中相对稳固和具有更广泛代表性的东西，从而更真实、深刻、集中地反映生活和时代的本质。

法国美学家丹纳讲过：“艺术品等级的高低取决于它表现的历史特征或心理特征的重要、稳定与深刻的程度。”历史的发展纷纭复杂、日新月异，生活的河流波动浪移、瞬息万变。怎样穿透历史生活的表层，把握到相对稳定、深刻、典型性的东西呢？通过文化这个中介是一条有利的捷径。因为文化与社会生活中急遽变化的某些表层现象不同，不但具有相对的凝聚性和恒定性，而且具有很大的概括性和代表性，其潜在力和渗透力是极其强大、无处不在的。从横向上看，它渗透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每一处缝隙；从纵向上看，它又是千百年来民族历史、民族心理和民族传统的“积淀”。历史的规律和生活的奥秘也许在历史和生活河流的表层了无痕迹，难以捉摸，但可能化为文化的形式沉积到河床的底层和人们意识的深处，形成一种传统制约着人们的精神。因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通过文化角度，可以整体地在历史与现实和未来的融会中把握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意向和本质，避免对于生活单向、表层的描写，使作品具有更大的蕴涵、容量和更纵深的历史感。

再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从文化角度出发，可以使其从单一的社会性主题脱离出来，具有多方面的美学价值。

长期以来，我们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视野过于狭隘、单一，基本上停留在社会性主题上，除了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领袖之外，就是民族团结、好人好事、家乡巨变。这种单纯的主题指向，忽略了对民族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心理的开掘，使我们的创作停留在平地摹写现实，表层地反映生活的变化，作品文化层次低，缺乏韵味和厚度，经不起时间的检验，不仅反映不了生活丰富多彩的形态，而且往往容易形成一种僵死的创作套路，影响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成就。要改变这种状况，提高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水准，作家必须要使自己的创作上升到文化层次上来。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天地将是无比广阔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五彩纷呈，不仅是那些新生活的斑斓色彩可以成为我们美的表现对象，而且那些古老的、传统的民族生活中也闪烁着美的意蕴。带有野性的民间艺术，贫穷中产生的勤奋俭朴，闭塞中幸存的单纯天籁，低俗的生活方式中的人际关系、道德观念，未开发的原始的自然环境与陈旧的生产方式，带有上古遗风的率直、粗犷、剽悍的性格……这些从政治角度看，从社会发展的目光来看，也许是无价值的，是落后的，是与今天的文明社会所对立的、野蛮的、不能容忍的东西。但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他们却构成了一个民族活生生的历史和现实，具有一种原始的、古朴的、自然的、单纯的、真情的美，有些恰恰是被物质文明的发展而破坏了的，为我们今天的社会所缺乏所需要的。如自然美丽的风光，人与人之间的真挚关系等等。因此，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作家的这种描写，不

但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传神、深得生活“真髓”的。

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艺术发展道路也是无比广阔的。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不仅在内容上、形式上有自己独特的品性，而且在审美眼光、艺术思维定势以及艺术表现方式等方面与汉民族有明显的不同。艺术的生命在于个性。没有个性便没有艺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成功经验告诉了我们，他们经过了从乡土文学到现代文学的顽强探索，正是通过借助传统文化的独特形态和与众不同的艺术思维、艺术表现使自己的文学步入世界的。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从文化角度出发，本身就包含着创立新的文学形态和新的美学风范的现实可能性。我们少数民族作家假若都能从各自的文化传统中选定自己最佳、最富于个性的美学追求风范，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走向世界将是指日可待的。

另外，作为我们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创作水平的提高离不开文化素质的培养。如果说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相对落后的话，那么，我们与汉族作家相比，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整体的文化素质较低。过去，我们在生活积累方面强调较多，这无疑是应该的。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少数民族作家大多生活、工作在基层，有的则是从基层上来的，他们在生活积累方面是并不亚于汉族作家的，有些还有长于汉族作家的地方，但由于他们生活环境的限制及历史造成的原因，文化提高慢，信息来源少，理论素养低，知识结构单一，因而影响了对生活更深刻、透彻的洞察、认识、理解与把握，使其所长得不到发挥。因此，提高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水平，必须提高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水平。少数民族作家如若对文化不重视，不加强自己的文学素养与理论素质，光凭对生活的直观认识与朴素理解，要拉平与汉族作家的距离是困难的。

## 二

少数民族文学以文化作为自己的审美视角和表现重点，在创作实践中、弄清其文化组成和价值判定则是十分必要的。

文化，并非单纯地指人类所创造的科学知识。它有广义、中义、狭义之分。作为广义的文化，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几乎无所不包，其范围是极其广泛的。那么，作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有价值的文化组成是哪些呢？

比较起来，主要为以下三类。一类是少数民族人民以书面或口头语言形式出现的直接的文化创造，包括民族传统的文学、艺术、政治、法律、宗教、哲学、伦理道德、科学知识等等。一类是少数民族人民在物质生活的创造中体现出来的文化特征，如民族的传统建筑、服饰、行为方式、劳动工具、工艺技能、社会制度等等。再就是既非语言文字符号记载又非物质化的潜藏在少数民族人民意识深处的活化的文化特征，如民族独特的风俗习惯、心理素质、性格特点、思维方式等等。

这些作为民族文化的有机成分，不但构成了一个民族的个性特征，而且在民族历史的长河中，呈现为无限丰富的运动状态，成为我们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特有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珍贵财富。

我们少数民族作者要想很好地占有、消化这笔财富，除了深入少数民族人民生活、学习少数民族文化之外，还需要在理论上正确解决以下问题。